

海塞斯怀疑陈家鹄从事过破译工作

9

谍战风云



麦家 著
金城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以《暗算》《风声》而声名鹊起的小说家麦家，近日再携心血之作亮相《人民文学》。

《风语》讲述的是“中国黑室”的故事，主人公是一个惊世骇俗的数学奇人、天才破译家。他手无缚鸡之力，却令人谈之色变；他不识枪炮，却是那场战争中功劳最大的战斗英雄；他在纸上谈兵，却歼敌于千里之外；他孤身一人，但起的作用却抵得上一个野战军团；他门外有重兵把守，抽屉里有各种保健良药，却依然生死有虑。

[上期回顾]

保卫武汉的战役陷入了白热化，杜先生让海塞斯判断一下哪路敌军会先进攻。海塞斯在课堂上就以此为题向大家发问，只有陈家鹄能够回答。

海塞斯对陈家鹄由衷地欣赏与喜爱，直到上完课后，他跟陆所长一起坐车下山了，还在他心里荡漾着。

“您今天看上去好像很高兴嘛，教授。”“告诉你，我心里有了一个人。”“我们有约定的。”陆所长严肃地盯着海塞斯看。“你别紧张，是个男人——陈家鹄。”“他做了什么让你这么夸他？”“有些东西只可意会，无法言传。”海塞斯认真地说，“还有，我的报告，我上山前吩咐小夏写的，现在我想他应该给你交上去了。事关武汉作战方案，你快回去看，回头我们再交流。”还有这好事！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。陆所长跟海塞斯道了别，下了车。海塞斯刚下车，侦听处杨处长就匆匆赶来，说有情况，要他马上去他们那儿看看。

杨处长，单名路，侦听处长官。杨处长领着海塞斯走进侦听楼，后者立刻闻到空气里散发出一种紧张、忙碌的气氛。杨处长带海塞斯走到一个小伙子跟前，后者正在分类电报，动作麻利，样子忙碌，一看就是电报流量很大。海塞斯扫了一眼电报，问杨处长：“哪来的电报，这么多？”杨处长说：“6号线和6A号线的。”小伙子对海塞斯说：“6B号线今天也发了六份电报，都给你送过去了。”

海塞斯听着，嘴角浮出了笑容，“6”字头的电台都是21师团的电台，他就想看到他们这么热闹的样子。

回到办公室，助手阎小夏不知道海塞斯已经去过侦听处，喜滋滋地跑来向他汇报说今天21师团几条线的电报流量都出现了放量现象。海塞斯听了不以为然，只问他：“报告交上去了没有？”“交了。”“交了就好。”海塞斯说，“电报继续放量，说明我们的报告正在向真实的敌情接近，你就等着受表扬吧。”

话音刚落，楼梯上传来咚咚的脚

步声：表扬的人来了。陆所长没想到海塞斯这么快就完成了杜先生交办的任务，捧着报告闯进办公室，喜笑颜开，声音高分贝，样子像恨不得要上来拥抱海塞斯，“教授，你这么快就破译电报了？”海塞斯退开一步，平静地说：“我没有破译任何电报。”

陆所长一怔，惊愕地望着他：“没有破译电报，你怎么判断21师团要打头阵？”“我不需要破译电报。”海塞斯指着办公桌上那一堆新来的电报说，“你看这是今天上午的流量，大得惊人。我想敌人的发报机一定都发疯了。”“这会不会是个假象，有意在迷惑我们？”陆所长不禁有所疑问。

“你说的‘迷惑’需要两个前提，”海塞斯一边用剪刀剪着雪茄头，一边说道，“第一，敌人知道我们在侦听他们的电台，第二，我们已经破译敌人的密码，并且已经被敌人发现。只有这样，敌人才可能借力打力，发些假电报来迷惑我们。可实际上敌人根本不会这么高看你，我们确实也没有破译敌人的任何密码。再说了，如果是做假，他们并不需要发这么多电报，因为多了反而引人起疑。”

“你肯定？”“不是百分之百，但至少百分之八十。按照规定，有百分之七十的胜算你就应该上报。”陆所长点点头，看着海塞斯，“那我就上报了？”

此刻，陈家鹄正在宿舍里研究敌21师团的资料。海塞斯在下山前曾专门来他宿舍，单独跟他聊了几分钟，聊的都是美国的事情，两人都去过的地方，都看过的电影。他们没有共同熟悉的人，海塞斯觉得这有点不正常，因为两人其实是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，数学界。海塞斯有理由怀疑，他的学生没有完全说实话。

“我想我们需要时间来互相了解。”海塞斯这样告别了他欣赏的弟子。吃午饭时，左立给陈家鹄转送来一只档案袋，里面装的是敌21师团的基本资料和一些在前线战场缴获的敌部文件。这是海塞斯下山后让老孙送上来的，资料里面夹了一张纸条：

我明显地感觉到你不愿意跟我谈过去，谈美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谈谈敌人吧。我对日本的军情和文化所知甚少，你在日本多年，也许可以当我的老师。据可靠消息，大兵压境，四面楚歌，武汉守不住了，但又必须拼死抵抗至少一到两个月。我决定立刻展开破译敌21师团密码的工作，望你能够尽快熟悉这些资料，以利商讨。别跟我说你没有从事破译的经验，你可以欺骗你身边的官僚，但骗不了我。也许我们该交个朋友，做你的朋友我自信是合格的。

亚德利即日

这可能是海塞斯在重庆期间唯一一次签署真名。这个名字确实让陈家鹄感到震惊，早在日本留学时他就从导师炎武次二那里听说过此人，知道他曾经破译过日本的海军和外交密码，因而在日本“臭名昭著”。

最近海塞斯的心思全扑在敌21师团的密码上了，他有一种奇妙的感觉，仿佛闻到了它的气息，偶尔也瞥见过它倏忽的影子，可就是抓不住它。这天晚上海塞斯一如既往，吃过晚饭又去了办公室对着一桌子的电报苦思冥想，脑海里却一再浮现陈家鹄的影子。就决定上山去看他。

海塞斯没有将他的来意跟陈家鹄明说，只是将一大堆资料和电报扔给他，淡淡地说：“你看看这些东西吧，我有些想法想跟你聊一聊。”

“这么多？”陈家鹄看着一大堆东西，“看来你是不准备让我睡觉了。”“该让我睡一睡了。”海塞斯把自己沉沉地放倒在陈家鹄床上。

“那你睡，我去教室看吧。”

“不，”海塞斯顺手从床头柜上抓过一张报纸看，“你以为我真能睡着？睡不着的，我要跟你事呢。”

但报纸没看完，海塞斯已经睡过去，酣畅的呼噜声从他半张的嘴巴里一串接一串地溢出来。陈家鹄怕吵醒他，便抱着资料去了教室，等他离开教室时东方已经发亮。中途，蒙面人两次来偷偷看他。

人秋了，山上的夜风已见寒意，陈家鹄回到宿舍时，教授还在做梦。

“几点了？”海塞斯坐起身，双手揉着睡眠问。“天快亮了。”陈家鹄开了灯。“看来我是睡了一大觉。”灯光让海塞斯扭过头去。等他适应了灯光，回过头来，看看熬了一个通宵的陈家鹄，走上前问他：“怎么样，是空手而归，还是满载而归？”

陈家鹄递上几页稿纸，“我有个方案，但还需要核算来证明。”海塞斯粗略翻看了一下，点头说：“1比25000，核算量并不大嘛。就怕你文不对题，浪费我时间。”问题很明显，陈家鹄似乎是小看了鬼子，把对方密码锁定在业已“退役”的指代密码上。海塞斯认为，日本作为崛起的新一代军事强国，还在沿用这么落后的密码体系，理论上说不通。

“那么请问海塞斯先生，”陈家鹄反问教授，“现在哪个国家的军官还喜欢随身佩带一把军刀？你对日本文化缺乏了解，这个民族的守旧和创新同样卓绝；他们一手拿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枪，另一只手也没有丢掉最古老的刀。”

犀利的反问，令海塞斯暗暗窃喜。显然，陈家鹄做此判断，不是因为无知。海塞斯说：“当然，如果你坚持，我可以给你机会，但恕我直言，我并不看好它。”

陈家鹄笑问：“如果我对了呢，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个奖赏？”“你需要什么奖赏？”“带我下山去见我的太太。”

女儿身边，爸爸陪好

3

家庭教育



孙生龙 著
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十年之前，孙生龙的头衔是上海某报社的执行总编，生活稳定且收入不菲。今天，按孙生龙自嘲的说法：自己没有头衔没有名字，只是女儿孙同同的爸爸。放弃工作成为全职父亲，并且不惜欠下百万外债，孙生龙为女儿的小提琴之梦倾尽全力的同时，他所选择的道路也引来了一片争议之声。有人认为他的做法实质上剥夺了孩子自由选择的权利和童年乐趣，无异于绑架了孩子。可孙生龙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，本书的名字或许阐释了他的观点，叫做《谁绑架了中国父母》。

[上期回顾]

对孩子来说，爸爸妈妈因咬合而产生的合力很重要。很多父母各自都很优秀，但走到一起就优秀不起来了。

我爱人和我是高中同学，虽来自农家，但没有吃过什么大苦，大学毕业分到银行工作，业务不错，为人也很好，我经常是这样介绍她的，“是个一辈子只想在一个单位上班，只想嫁一个丈夫的老实人。”

我呢？从小没有爸爸，后来妈妈改嫁了，和继父一直打架，打到大学毕业。小时候成绩很不好，打架斗殴受过处分，初三毕业了26个字母还不认识。贩过菜，做过裁缝。复读考上了高中，后来上了大学。大学毕业，分到我打架受处分的学校做老师，做老师又受处分。同一个人，在同一所学校做学生和做老师的时候分别受到同样的处分：记大过，这在全中国也许绝无仅有啊。再后来南京教书，到报社，做记者，做编辑，做领导。我阅人无数，吃苦太多，面对再复杂的事情，我都能很快找到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但脾气不大好，对自己要求都很高。遇善不欺，遇邪不怕。

到上海去陪孩子，谁去都麻烦！孩子是女儿，老婆脾气好，培养孩子懂事乖巧成绩好，老婆是能够胜任的。但是要把孩子培养成才成音乐家，老婆是做不了的。我去陪，我大小是个男人，男人没有了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事业，那怎么行啊？孩子的发展，需要她身边的这个人，是既能照顾好她的衣食住行，又能够从从容容面对复杂，引领孩子成长成熟的，是要集多种身份于一体的陪读家长：保姆、保安、老师、朋友。

就这样，我们家定下来我去上海，我负责陪孩子，孩子在上海出不来，全是我事情；老婆负责挣钱借钱，没有钱都是她的事情。

现在想来，做成事情其实也不难，只要始终问自己以下三点，及时调整就行：一、我要什么；二、我正在做什么；三、我正在做的能否达到我想要的。

我家是女儿，如果是妈妈上去

海，一开始是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女孩，不久就是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，两个女人在一起，容易一个不服一个。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，要培养其成才成人物，都必须较多地融入些男人的特质在其中；男人的梦想和坚强。我很清楚，我的女儿精神上需要爸爸的引领，爸爸做过老师，做过记者，做过领导，江湖经历多，会激发别人的梦想。女孩子的性别会有所局限女孩子的性格，进而影响她的发展，所以，女儿身边，爸爸陪好。当然，像男人的男人是一定不能陪孩子的。像男人的女人，是孩子需要的。女孩子需要爸爸陪，男孩子更需要爸爸陪，男孩子身边尽量不要妈妈陪！真的。

孩子该不该当班干部？在我女儿不同的成长阶段，想法和做法是截然不同的。孩子在南京读小学的时候，我们极力鼓励孩子参与班级管理，主动承担付出。孩子考到上海后，我们充分摸清了这个学校的情况后，就反复劝说孩子不能再当班干部了。

我们始终是从结果出发思考做法的。孩子业余学习小提琴的时候，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学校，相对来讲，学习任务比较单一，生活内容不是太过丰富，这个时候就全力鼓励孩子去拓展自己的宽度，在班里扮演好老师助手的角色。加上那个阶段，我感到我的女儿有些胆怯害羞，很需要有个突破，做班干部有利于孩子自信心的建立和培养。

为何到了上海之后态度就180度大转弯了呢？刚进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时候，我跟孩子有一次深刻的谈话。我说，一个人要做什么像什么，这很重要。我们现在在上海了，各自的定位很重要。你的定位就是：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四年级小提琴专业的女生。现在已经不再是南京石鼓路小学的学生了，你现在有专业了，专业是小提琴。专业是方向，所有其他的都

要服从这个方向。到这个学校，更多的实力是要靠从专业上去建树的。文化很重要，但文化是为专业服务的，丢了专业人去比文化，有点傻。因为专业学习小提琴了，学习和生活的内容一下子全变了，一会儿在学校上课，一会儿在专业老师家上课，一会儿还要在演出场地排练，更多的时间是在家里面练琴。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，弹性学习的特点越发明显了，如果把握不好，会浪费很多。生活内容、学习内容已经极其丰富了。如果顺序不排好，如果自己定力不够，是很容易被他人和环境带着跑的。再有，你是女生，要自尊自重自爱，言谈举止要礼貌热情不出格。

同同很认同我给她的定位建议，“爸爸，你的定位呢？”“我的定位啊，我在上海就是孙同同爸爸，我已不再是孙生龙，我的梦想就是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，我的定位就是帮助你快乐地去吃天下最大的苦。”

有了这么一番谈话做基础，做不做班长和班干部的问题就很好解决了。不当班干部不代表就是自私，也不代表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关心班级和同学。当了班干部，就要对这个职务负责，不能似是而非。

由于这个学校很多方面沿袭了大学的管理模式，班级老师不像普通小学老师那样投入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在班上，班级很多事情是由班干部代理的。在专业和文化任务都极其繁重的情况下，领了班长一类的任务，孩子是很难权衡好的。什么都要的话，很可能什么都不要啊！劳动委员通常是要天天在值日的同学打扫完了之后，检查完了才可以离开学校，经常会有同学忘记扫地，于是值日的任务就全落到了劳动委员的身上。学校里面各有关部门经常开会，班长是要代表班级经常前往的。思来想去，班干部不能当，当了就得负责

任。做得成事情的人，都是能够有效拒绝别人的人。

新学期开学一个月后，班级开始选干部了。老师整整花了两节课的时间选干部。因为每个孩子都很优秀，几乎都是原来学校的班长或班干部。同同的心里紧张激动并复杂着。她不希望自己选不上，但又很知道班干部实在不能当。结果出来了，同同成了五个班干部中的一名。在同同犹豫犹豫间，老师先发话了，“有没有哪位同学不愿意当班干部？”同同另一位男同学举手了，说不愿意当。后来就继续补选，产生了新的班干部。

不当班干部了，就当普通学生，同同很担心老师和班主任说她思想不好。我就鼓励她安慰她，成功的人都是始终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，失败的人都很在乎别人说什么，真正关心班级，真正关心同学，老师还是会很喜欢你的。学期结束时，孙同同全票通过被选为好学生，同同很开心很骄傲。

升入了新的年级，班主任换了，孙同同又要重新面对班干部的事情。我和女儿就一次次去面对老师，最后都很好地得到老师的支持。记得有一次，我跟班主任肖老师站在学校的操场上，由班干部的事情说开去，谈了两节课的时间，肖老师感慨于我的很多教育培养之道。以后再开家长会时，肖老师都要请我说几句。再走在学校校园时，也经常会有老师主动问候我，夸孙同同好。我感觉到肖老师在背后说了我们很多好话。现在同同已经上高三了，同同说，她对肖老师的敬重一直在心头。

正如教是为了不教一样，陪也是为了不陪。到女儿上高一的时候，我已经完全可以放飞她了。她是风筝，她属于广阔的天空，我默默地注视着她，欣赏着她，适时拉拉手里的线就行了。我要她成为这样的风筝：放飞时够高远，收线时时刻就到我身边！